

星期文库

津沽年俗节物之六

年画:

地方文化的靓丽名片

赵华

年画,是地方文化的靓丽名片,成为众多老年人儿时的温馨回忆。天津人在腊月二十三扫房之后,就张贴年画。如《乡言解颐》作者、清末宝坻人李光庭所咏:“依旧葫芦样,春从画里归。手无寒具碍,心与卧游违。赚得儿童喜,能生蓬荜辉。”“年画”一词首次出现在《乡言解颐》的“新年十事”:“扫舍之后,便贴年画,稚子之戏耳。然如《孝顺图》《庄稼忙》,令小儿看之,为之解说,未尝为养正之一端也。”家长给儿童解说年画内容,寓教于乐,业已成为家庭启蒙教育的重要手段。

杨柳青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,当时一位长于雕刻的民间艺人避难来到杨柳青镇,逢年过节就刻些门神、灶王出卖,当地人争相模仿。到了明永乐年间,大运河重新疏通,南方精致的纸张、水彩运到杨柳青,使这里的绘画艺术获得极大发展。杨柳青年画的繁荣,自然离不开独特的销售网络。天津旧城区西北角外的西大湾子就是年画集散地,早年间这里曾是繁华的码头。后来运河裁弯取直,这里不再是码头,但临近各县商贩仍来此趸货。直到抗战胜利后,这里的年画市场仍方兴未艾。

杨柳青年画以生动而优美的内容、装饰性的构图、艳丽的色彩而独树一帜。其题材涉及历史故事、神话传说、戏剧人物、世俗风情、山水花鸟等十几个门类,上千个品种。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各种寓意吉祥的画作,如《莲年有余》(俗称“娃娃抱大鱼”),它不仅以谐音寓意吉祥,而且画中的娃娃和鱼都有特殊的讲究。娃娃发髻左边是女孩的,右边是男孩的,左女右子,合成“好”字;鱼是由鲤鱼头、鲫鱼身、金鱼尾组成,构图巧妙、生动活泼。故津派民谣描写道:“莲花粉生生,荷叶绿葱葱,大胖子子精灵灵,怀抱大鱼扑棱棱。”

戏曲的一个独立剧目叫一“齣”(简化字为“出”),故戏曲题材的年画叫作戏出年画。年画画师口诀:“画中要有戏,百观才不腻。”杨柳青的戏出年画内容丰富、风格多变、影响久远。为数众多的天津人,儿时对历史的了解,大多源自戏出年画,它教会我们分辨真与伪、善与恶、美与丑,从中学习做人的道理。戏出年画,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当年舞台上京剧、梆子等戏曲演出的场景,至今观之,仍令人痴迷,引发共鸣。

杨柳青年画不仅是一幅幅贴在墙上的艳丽图画,更是一部镌刻在木板上的流动史诗。这张“文化名片”,记录了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与审美变迁。如今,杨柳青年画虽逐渐淡出了寻常巷陌,但其中所蕴藏的生活智慧和艺术巧思,仍是我们回望来路、辨识文化基因的珍贵底稿。

过年换相框

由国庆

样的“全家福”照,相框里也显得有些“清冷”。记得1974年春节前爸爸坐了六天火车回来了,妈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们到照相馆拍了一张“全家福”。几天后照片取回家,见照片左下角还装潢着图案与文字——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!我们都爱不释手,妈妈第一时间把难得的新照片换进相框里,并贴在了正中位置。新年相框显得格外圆满,妈妈说这才是真正过大年啊。此后,每逢爸爸过年回来,我家都要去拍一张“全家福”,且都会被端端正正装进相框里挂起来。这样,即便是年后爸爸再次回疆,我们望着光亮亮的相框,也总有一种团圆的暖意。

1983年夏天,爸爸终于调回天津工作,全家人无比开心。但天有不测风云,转年妈妈做了两次手术,待她痊愈后,我们专门去拍了第一张彩色“全家福”照。彩照在当年很时髦,据说是送到香港冲扩,大致一个月后才返回来。就这样,彩照首次贴在了我家的

新春相框里,妈妈还特意让我换了新的大红衬纸。除夕之夜,锃亮的相框玻璃映照出妈妈忙着铺新床单的背影,仪式感满满——过年喽!

接续生活越来越好,各种照片越拍越多,相框很快由一个扩展成两个,照片挤挤插插,一如那年月蓬勃发展的日子……

悄然间,花花绿绿的相册遍销市场,人们家里的木框相框纷纷被摘下,换成了铝合金框的美女明星画、四海风光图,春节贴年画之时更是五彩缤纷,热闹非常。原来那些老照片呢?“命运”好点儿的被收进了相册,而许许多多则落了灰,或无声无息地消散了。

如今,海量的电子照片皆在“云端”,已鲜有人会想起过往家里挂过的老相框了吧。可我发觉,老相框、老照片其实很实,实到可以天天看着它,实到逢年过节为它拭去灰尘,温故知新。老相框又好似时光匣子,尤其在过年之时更似能听见昔日的脚步声,它承载着温暖的记忆,还有对亲人的思念。老相框里没有“岁月神偷”,照片中的笑容依旧如初,笑容里俨然能看见一条岁月之河静静流淌——又是一年春来到!



能给我多发信息吗
我不想回
但我想看

●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上世纪80年代前后,一张黑白照片,尤其是尺寸稍大的合影照,仍是金贵稀罕,所以当时的人们非常珍惜每张照片,常会夹在本子中、装在镜框里悉心收藏。小时候,我家像大多数家庭一样,墙上挂着两个相框,镜框的尺寸如同现在的《今晚报》大小,里面工工整整贴着几十张照片,亲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亲切、和蔼、迷人的微笑。相框也是昔日最好的家庭装饰品之一,也可谓展现家风的窗子,当亲朋好友、乡亲邻居来串门,往往会先望一望、夸一夸相框里的照片。

每到春节前,妈妈常打发我到文具店买一大张粉色的或玫红色的纸,彩纸买回来便要重新整理,换装相框了,与那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和鸣一曲。记得相框里有一张1963年爸妈在鼎章照相馆拍的结婚照很漂亮,照片上,爸妈特意挽起衣袖,露出手表,妈妈说,那是成家时最值钱的物件,是攒了几个月工资才“狠心”买的,其他仅有一张木床、一个“联二”桌、一个旧木箱而已。相框里还有几张爸妈年轻时的留影,以及我们儿时的小照——我似哭非哭的“百岁儿”照仅一寸大小,我骑在公鸡造型小凳子上目光凝重的照片也不过二寸。这些照片天天挂在墙上,看着也算好玩吧。

爸爸自1965年便赴新疆支边,条件艰苦,不见得每次过年都能回家,所以一家人聚少离多,当然没几张像

临睡前,给6岁的儿子读故事。故事大意是,一个农村孩子在农忙时节,帮家里用打谷机收稻谷。稻子飞溅,有一粒不偏不倚地飞进了他的耳朵里。当时孩子并没有察觉,直到一天上课时,一股血水顺着耳朵流了出来,才知道已经伤了耳膜。孩子的爸爸赶到学校,背起孩子就向医院跑。在后背上的孩子,发现爸爸泪流满面,于是一边帮爸爸擦眼泪,一边安慰道:“爸爸,你不要哭呀,我一点都不疼,真的……”

听到这里,儿子歪着脑袋问我:“明明是孩子的耳朵受伤了,孩子还没哭呢,为什么爸爸哭了?爸爸不应该是最勇敢的妈?为什么反而是孩子在安慰爸爸?”

儿子的两个问题,让我心头一热,但我并不想给他过多地解释。我对儿子说:“有时候,孩子会变成大人,而大人也会变成孩子,这或许叫角色互换吧。”

角色互换

董川北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,这句乡间俗语道出了年的临近,人们也顺理成章地开启了忙年模式。童年记忆中的忙年,主要是为过年筹备吃穿用度。其中,吃食最为重要,年糕、豆腐、鱼肉,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
年糕既可以去镇上加工,也能自己在家制作。每年腊月,我家要做上百斤的年糕,做好后放在水里保存,每天捞出来吃一些,一直要吃到来年开春。

豆腐的制作颇具难度,点卤不到位很容易失败,一锅豆汁就得倒掉。父亲失败过好几次,被母亲一批评,后来不自己做了,宁愿花钱请镇上豆腐坊的师傅代劳。我们把泡发过的黄豆挑到豆腐坊里,等做好后再去取,腊月里做豆腐的人多,要排队,常常要等好几天。为了避免搞混,盛放黄豆的水桶上要写上各家的名字。我不喜欢送黄豆,而愿意取豆腐,因为豆腐坊的师傅会送我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吃,或是一碗豆浆喝。

做好的豆腐要用水桶挑回来。洁白的豆腐块躺在盛满水的水桶里,随着我的脚步晃动,一颤一颤的。走在光秃秃的圩埂上,虽然寒风毫无遮挡地吹在脸上,可我心里却满是喜悦——刚做出来的豆腐格外鲜嫩,是春节里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:用鸡汤或肉汤一炖,那滋味,别提多美了!

忙年

徐立新

新衣、新鞋也是过年必备,尤其是给小孩的。在孩子们的眼中,新的总比旧的好,都爱穿。正月里,穿着新衣新鞋走亲戚、给长辈拜年,开心、自信。

腊月二十八九,鸡鸭鱼肉便会纷纷登场。每逢这时,村里便会“打塘”:用大网把塘渠里养了一年的鱼捞起来,摆在埂上按户分配,大小鱼搭配均匀,每家能分到好几十斤,足够过年吃

了。这些野生鱼相当好吃,除了红烧、清蒸、熬汤,还能做“鱼冻子”。

鸡肉、鸭肉、猪肉、羊肉需要各家自行准备。通常,这些肉类是自家养殖的;如果没有,就去镇上购买,或者等待亲戚送来。这些上等荤菜价格不便宜,每家都不会大量采购,只是象征性地准备一些。这与现在不同,如今人们顿顿都能吃到荤菜。

炒货同样是过年时不可或缺的。瓜子、花生、米糖、坚果等,都是必备的。正月里客人来访,这些炒货不仅要摆上桌,还要塞进孩子们的口袋里。制作炒货是件热气腾腾、热热闹闹的事:先把漆黑的细铁砂倒入锅中炒至滚烫,再放入生的炒货来回翻炒。整个过程热烈欢快,香气逐渐弥漫。待炒货熟透晾凉后,分别装入床头、案几上的瓶瓶罐罐中,随时都能拿出来享用!

忙年,忙的是期待,忙的是欣喜,忙的是一家人的团圆。